



如果需要一种物体释放压抑的灵魂，

虚无的网络是合适的场所：

如果需要追求一种恒久的爱情，

请风干你脆弱的心灵。

历史的长河永不重叠，

无论想借助任何神秘的外在力量，

我们终究无法穿越今生的错。

月光宝盒

YUEGUANGBAOHE

卫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月光宝盒

YUEGUANGBAOHE

卫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宝盒/卫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99-1661-3

I.月… II.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002 号

书 名 月光宝盒
作 者 卫 捷
责任编辑 伍恒山
责任校对 小 非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61-3/I·1562
定 价 14.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离婚是一种无奈的解脱	1
2. 寻找丢失的过去	8
3. 网络是个好东东	12
4. 城市里到处有陷阱	14
5. 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20
6. 桃花运是这样来临的	22
7. 失踪也是一门艺术	35
8. 我在灿烂地活着	36
9. 风中依铃	44
10. 孤独时有人在笑	47
11. 冻死我了,你快抱着我	57
12. 寂寞玫瑰	59

13. 我在流浪,孤独而伤感	61
14. 一个不知真假的美丽故事	67
15. 边喝边聊	72
16. 宁愿去唱流浪歌	79
17. 什么都要有代价	81
18. 寻找“月光宝盒”	84
19. 我在清晨杀了人	94
20. 一个让人费解的传说	100
21. 记忆如此模糊	101
22. 蚊子是一种吸血的动物	110
23. 激情过后是寒冷	114
24. 只做情人,挺好	119

25. 走了,走了,真的走了	122
26. 虚拟世界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124
27. 找呀找,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	128
28. 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	139
29. 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	146
30. 不是意外的意外	151
31. 糖绝对是甜的,泪绝对是苦的	154
32. 没有一条路是绝对直的	160
33. 仅仅是从头再来而已	163
34. 酒吧里卖的都是酒吗?	168
35. 想像与实际总有距离	172
36. 梦,没有醒来	183
37. 寂寞玫瑰在我怀里盛开	190

38. 得到就是失去,没有白赚的便宜	195
39. 飘流在他乡	204
40. 与爱情无关	212
41. 天空里依然有太阳	220
42. 静静地看着尖刀刺入身体	226
43. 往事如歌	232
44. 激情依旧	238
45. 寒冷如昔	245
46. 真相大白	250
47. 真实? 或是虚拟?	252
48. 都是网络惹的祸	255
49. 没有结果	261

1. 离婚是一种无奈的解脱

差十分三点,我和张丹芙从第六公园的婚姻登记处走了出来。这是三年当中我和她第二次来到这里。这次和上一次不同,上次是领红皮结婚证,这次是换蓝皮的离婚证。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财产分得也很容易:股票归我,房子与存款归她。这种分法她心里肯定会偷着乐,房子、存款以及股票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的私有财产。

由于手续办得很顺利,在登记处的门口分手时我们就很客气,以致让隔壁婚庆用品商店里的人误以为我们是来领结婚证的。一个中年妇女从商店里走出来对我们说,进来看看吧,我们这里的婚庆产品应有尽有,租车酒席什么都可以帮你办……

我掏出离婚证在她面前晃了晃,晃出一片蓝光,那片蓝光映得那本想从我们身上挣点钱的妇女打了个晃,接着什么话也不说就钻回商店里。

张丹芙客气地问我还要去哪儿,她要搭出租车去朋友家,如果顺路,她可以捎上我一段。

我说不用,我还没想好去哪儿,刚轻松下来,一时还不太

适应,得先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她和我握了握手,说再见,以后有什么事我还可以去找她,无论什么事她都愿意帮我。

我说谢谢,其实除了替我洗衣做饭,又有什么事是她能帮上的。我告诉她,我还会在我们以前的家里住上几天,调整一下,休息几天才能离开。

她说随便,那房子本来就是你买的,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我不急,你也不用急。

我说钱是我花的,可登记用的名字却是你的,你是不是早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这是你留的后手对吗?

她沉默片刻后说,你怎么看我都行,我无所谓。

既然你无所谓,那我也无所谓。我说算了,那房子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吧,夫妻一场,也没什么好送的,留着做个纪念吧。

她低着头说谢了,然后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几个弯就拐出了我的视野。

今天是她的生日,五月十三日。三年前的今天,她刚够结婚的法定年龄。那一天我们也来过这里,那天我们是领结婚证。她年龄的巧妙让民政局发证的那帮人瞅着我们直乐,他们都觉得我们在结婚这一大事上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迫不及待”。

谁也没有想到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到这里来换离婚证,表现出来的态度同样还是“迫不及待”。看起来西方人的迷信也不是全无道理,至少在我身上就体现出了“十三”这一数字的威力。

这一天的阳光很好,来公园里游玩的人也很多,孩子们无

无忧无虑地在树丛中穿梭,家长们紧张地跟在身后,奔跑着,追逐着,把公园弄得热热闹闹。这就是五月十三日,让我激动也让我痛恨过的五月十三日。

当天晚上我就把手机和呼机给卖了。我把这两样东西都卖给了周军,当时把他给美坏了,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什么要卖,哥儿们,你是不是要出国?电话里也能听出他的兴奋,去哪个国家?是不是什么也不要了?对了,你家里那电话也卖给我得了。

我的手机、呼机及家里的电话号码的尾号数都是三个八,是我从拍卖会上拍来的,在拍卖会上,很多人都打过它们的主意。

我说家里的电话已经卖了,现在就手机和呼机,要不要吧?要就赶紧拿钱来,两样给两万过了今天晚上就是三万。

他说行,十二点之前一定送来,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要卖的?

我想想后说还有电脑,连电脑桌带打印机都给你。

他吃惊地说电脑你也卖,卖了你还怎么上网?

我说你爱要不要,别废话,一万买的电脑算五千。

五千不行,现在电脑跌价比跳楼还快,只能算三千。

三千就三千。

我本想把家具也卖了,但最终想想还是觉得不合适,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怎么说我对她也有过感情。说到感情,我就不得不替她担心:离开了我,她又能怎么生活?她能过得惯清贫日子吗?别的不说,就是这些家具,她自己要置办,单凭工资她又得忙到什么时候?

看着卧室里花七千块买来的水床，我心底不由自主就浮上了些恶心。已经很长时间了，我都是在沙发上睡的。在我的印象里，那张价值七千块人民币的水床老是显得那么狰狞，那么肮脏，那么恶心……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看到那张床，我的脑子里就冒出张丹芙跟她的小情人在上面折腾的情景。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能让那么一个小子打败。那小子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岁出头，个头模样论起来都远不如我，听说他只是一家什么商场的营业员，一个月的工资只有那么区区几百块。

让这么一个窝囊的家伙给扣了绿帽子，任谁都有要杀人的心。那天要不是我手头没刀，我真有可能现在还待在监狱里。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尽管每次想起都能窝一肚子火。

当时我正在济南，本来说是坐第二天的齐鲁号火车回来。可下午在蛇肉馆吃饭时却碰到了我的铁哥儿们陈雷。他说没事干闲得难受，所以就开着桑塔纳到济南来转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种回答我当然不信。我说这话蒙聋子人家都不会信。于是他只好说了实话，他说从电视里看到这里有一家蛇肉馆很有名，所以就开着车来了。这个回答我信了，我知道他是一个为了一顿吃能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家伙。

我问他蛇肉味道怎么样，大老远来吃的蛇肉正宗不正宗？

他说屁，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肉，怎么吃怎么不是味，他妈的上当了！

我说也是，真不知道到底吃的是谁的肉，没准是牛肉罐头。

吃完饭后我上了陈雷的车，他开车就跟玩命似的，不到四个小时就回到了青岛。到青岛之后，他建议我先去洗个桑拿，然后再找个小姐踩踩背，先放松，再放纵，然后回家。

我说算了，我是有家室的人，怎么也得先回家报个到。

他说就你那家室，屁！早晚得散了，不信就等着瞧。

尽管他早就看我的家室不顺眼，但还得开车送我回家。已经是惯例了，只要我在他车上，他就得是我的车夫，只要有气喘就不能辞职。

我问他一会儿要去哪儿，他说他要去夜总会，或者是练歌房，再或者是洗脚屋，反正不能闲着，这就是自由人的好处，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我下车时，他摇头晃脑地吹着口哨，心情好像好得不得了，这让我不得不相信他的夜生活总是那么丰富。

与他相比，我这天晚上的夜生活也同样很丰富，丰富得都让我眼睛发绿。

捅开门进屋之后，首先在鞋架上看到了一双男式皮鞋，再推开卧室门，又看到了两个白净的身体躺在那张狰狞的水床上……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忽地一下就全涌到了头上，我就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冲进去，抓起那家伙的头发，二话不说拎起来就是一通耳光，直把他打得满嘴吐血才停手。我怕已经把他还伤了。

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张丹芙坐在床角，用一种可怕的冷静瞅着我，瞅了半天才跟我说第一句话：你打完了没有？没有

就继续,打完了就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她的态度让我也迅速冷静了下来。现在回忆起来我挺佩服自己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种场合冷静下来的。

冷静下来之后我甚至还冲着她俩笑了笑,不过那笑容有些变形,跟哭似的。鬼他妈的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笑!

她对我说,这是我同学,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他不是第三者,如果真要找出第三者来,那就是你。

我没说话,在想另外一些事。我开始在脑子里搜寻一个电话号码,号码的那头有一伙专门替人报仇的兄弟。我跟他们不熟,但要跟他们攀交情很简单,有钱就行。在找这号码之前,我已经动了这样的念头:扔出点钱,把那小子废了!起码把他左脚剁下来。

我喜欢的人是他。她继续对我说,我上学时就一直喜欢他,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不止废了他左脚那么简单,右脚也要剁下来!我继续逼真地想像那家伙没脚之后该怎么生活。

我从来就没真正喜欢过你。不光是现在,以前也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她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听起来很粗糙。

那你为什么嫁给了我?我问她时已经记起了那个号码,记起了那群兄弟的凶狠,同时也想明白了那笔钱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给他们:先交一半定金,剁了脚之后交另一半。

为什么?还用问吗?还不是为了你的钱!你想想,你跟别人比有什么优势,你不就是有钱吗?现在我讨厌你的钱,也恨你的钱,你的钱让我做了不该做的决定,我恨我当时为什么要嫁给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钱吗?你自己说,离开了你的钱,你还能干什么?

你如果想靠刺激我来保护他的话,说这个根本没有用!没钱我一样可以让他没有一点人样。

我知道你有钱,我知道你可以花钱让别人打他。没用的东西!离开钱,你什么也不能干!

我挥手给了她一记耳光,证明我确实是愤怒得克制不住自己了。对我的证明,那小伙子带着满嘴血冲了上来。他跟我吼:要打打我,别动女人。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再给他一记耳光,又踢他一脚,然后回过头来告诉她: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出门时,卧室里传出了她的哭声,清澈而响亮。对此,我实在是很纳闷,明明是人家给我扣了绿帽子,明明我是受害者,明明是我满肚子委屈,明明是我应该哭……

可她凭什么还能抢在我面前哭得那么伤心,而且是理直气壮的?

那天晚上,离开家后我到夜总会里找到陈雷,然后跟他去一家练歌房里搂着小姐泡了一晚上。我没喝什么酒,要的都是茶,却跟喝醉了一样,躺在沙发上胡言乱语,又哭又笑。

临走时,我对那个搂了一夜的小姐说,我给你十万,你嫁给我怎么样?

真的?那小姐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太好了,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我对那个小姐说,逗你玩。

2. 寻找丢失的过去

我在家里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我哪也没去，整天就守在屋里东看看西瞧瞧，不停地寻找着。

我在寻找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对我而言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个盒子，一个紫檀木做的小方盒子，它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也是我爷爷留给我父亲的唯一遗产。但父亲没有给我它的钥匙，他说爷爷就没有给他钥匙，所以它一直都被锁着。它的锁很怪，我找过很多资深的老锁匠，他们都说这锁很怪很巧妙，除了它的原配钥匙之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在不损坏它的前提下打开它。

所以，它一直是我的秘密，也一直赐予我一种希望，一种未知的希望，一种巨大的希望。

我翻遍屋里的所有角落，找到的仅仅是一张它的照片。照片是我不久前照的，照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刚买的宝利来快照机的清晰度。由于是用没有底片的快照机照的，所以照片的颜色失真很厉害，有些地方都出现了可怕的灰绿色。

以前找不到东西都是问张丹芙。她收拾起家很有一套，只要是她收拾的家，我的东西就什么也别想找到，本来在左边

的准会去右边,本来在厨房的准会去厕所,我都习惯了。

我打她手机,问紫檀木的小盒子哪儿去了。

她说不知道,我一直就没看见过。咱们家里什么时候还有那么一个盒子来着?

我说有,这盒子一直陪着我,它对我很重要,老婆没了,房子没了,这盒子不能再没了。

她说没看见,也没印象。

我说我必须找到它,无论它在哪里我也要找到它,无论你藏到哪里我也要找到它。

她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没见到过那么一个盒子,又怎么会去藏它?

你好好想想。我的声音在电话里也透出了愤怒,我房子给了你,存折也给了你,就那么一个盒子,你还跟我玩什么捉迷藏?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有那么一个盒子,但我没注意,或是我当成破烂卖给了收废品的,我没有印象。

不管怎么样,那盒子我必须找到!你真不知道也好,假不知道也好!总之,你心里要有数,为了那个盒子,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你能吗?你肯为一个盒子操这么大的心吗?你应该清楚那句话:东西在时人们往往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可惜,那时候什么都晚了,这世界上没卖后悔药的!

记不得是谁先摔的电话,总之又是不欢而散。

我出去找了个搬家公司,让他们把屋里的家具都搬到门口,有一样算一样,然后换个位置再搬回来。我的指挥使他们

都有些发傻,以至有人不停地问我:这真是你的家吗?

借助他们的力量,我再一次翻遍了整个房间。这一次我找得特别仔细,任何可疑的地方都没有放过,甚至都包括下水道。但很可惜,结果仍和以前一样,还是一无所获。

没有了那个盒子,这个家也就没有了再留恋的价值。坐在这个曾经带给我无穷温暖的房子中央,我扭头四望,看到的只是一层层的惨白与一阵阵的僵冷,人走屋空,以往的温暖都逝去了……

临走时我给张丹芙打了个电话,说我要走了,你回来吧,这儿现在是你的了,什么都是你的了。我花七千买的床是你的了,我花四十万买的房子也是你的了,你他妈的赢了!

她在话筒里沉默了半天之后对我说,对不起。

现在说对不起管个屁用!你对得起自己就行。我说,家具、床、电话我都给你留下了,自己好好过日子吧,祝你幸福!

从话筒那边传出了她的哭声,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一连说了十几个对不起,一声比一声伤感。我听不下去了,就挂了电话,提起箱子,关上门,走下楼去。

街上阳光明媚,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显得极其热闹。生活就是如此,在你感到特别无奈的时候,别人依旧有足够的理由持续他们的幸福;在你感到特别寒冷的时候,别人依旧有足够理由持续他们的温暖。你的无奈你的寒冷丝毫影响不了别人。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我信这个。

我拎着皮箱去了离那所房子最近的一个宾馆。这家宾馆